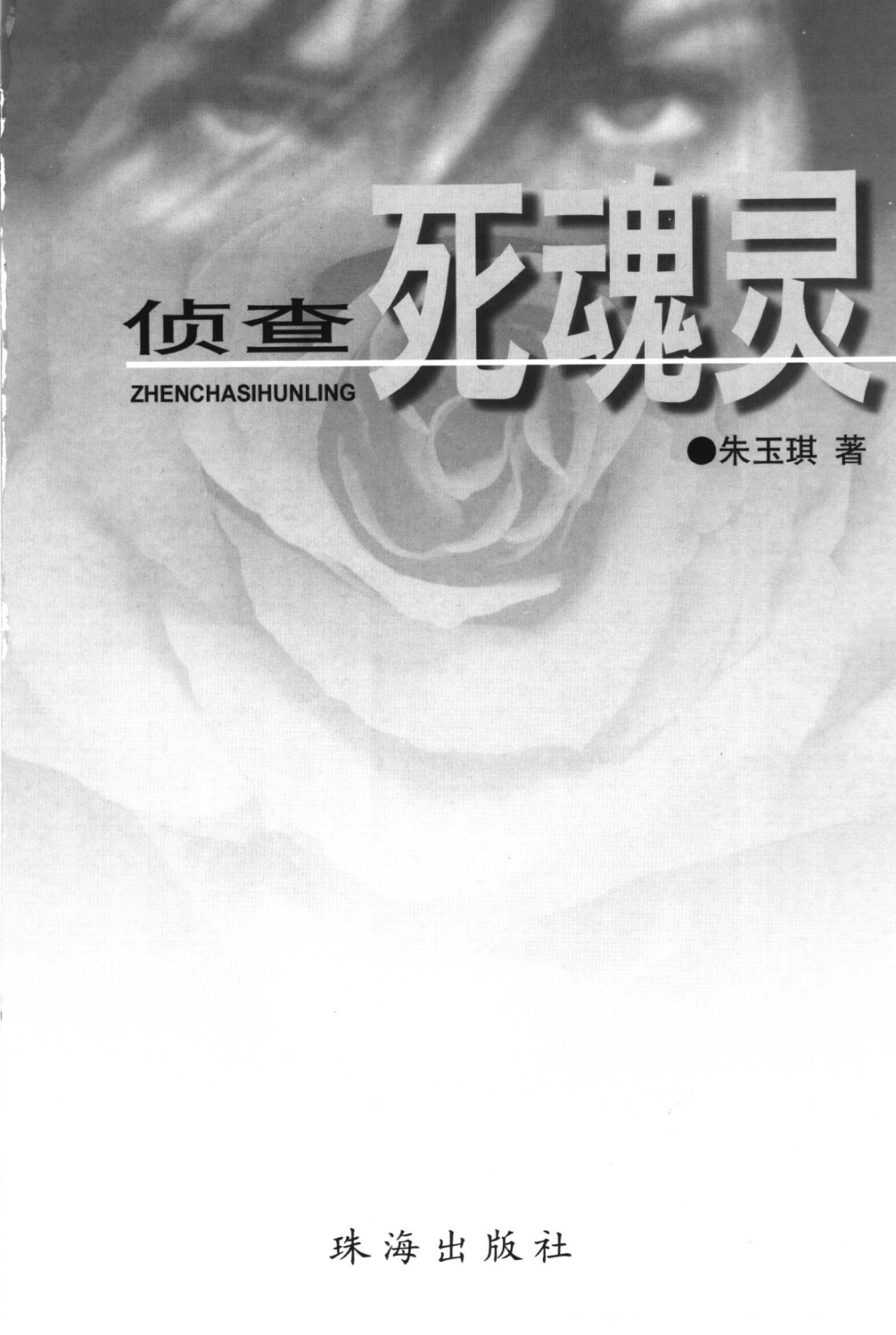


侦查死魂灵

朱玉琪 著



珠海出版社



侦查

ZHENCHASIHUNLING

死魂灵

●朱玉琪 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侦查死魂灵/朱玉琪 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6. 6

ISBN 7 - 80689 - 558 - 2

I. 侦… II. 朱…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1221 号

侦查死魂灵

朱玉琪 著

终 审: 罗立群

责任编辑: 王 薇 田大军 陈文娟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

电 话: 2639346 2639350 邮政编码: 519000

网 址: [www. zhcbss. net](http://www.zhcbss.net)

E - mail: [bookzh@zhuhaidaily. com. cn](mailto:bookzh@zhuhaidaily.com.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7.75 字数: 155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书 号: ISBN 7 - 80689 - 558 - 2/I · 619

定 价: 1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朱玉琪，男，1944年6月出生，河南开封人，大学学历。副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会员。曾是房管员，1987年调入《上海滩》杂志社任记者、编辑；1993年调入上海市公安局《东方剑》文学杂志社，任编委、副主编。1979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计有长篇小说7部，长篇人物传记单行本3部，中篇小说集5部，中篇人物传记集1部，短篇小说集1部；还有不少未收入集子的各类小说，共发表作品500多万字。不少作品被改编、被搬上舞台；不少作品获得各种文学创作奖，其中散文《上海地铁》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本书提要

一辆因车祸严重受毁的高级轿车内躺着三男一女四具尸体，车内还发现大量不堪入目的淫乱照片和吸毒工具。是意外车祸，还是刑事案件？镇海市公安局刑侦队的侦查员围绕此案展开了艰苦的侦查。

这部小说撷取了世纪之交前八年的风云变幻，一起严重交通事故的侦查，经查实是极其离奇曲折的谋杀刑事案件。案中的主人公，按世俗的标准难以评判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为自己的人生彷徨过，痛苦过，也为自己的追求奋斗过，挣扎过。但是，理想与现实的错位，既定的坐标与人生的轨迹偏移，演绎着一幕又一幕的人间话剧。剧中主人公在光明与黑暗中，在风雨浊浪中起伏翻滚着，最后在命运的沉沦中告诉后人太多太多的警示。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第一节	
危机四伏的丰田集团,在招聘总经理时就露出了端倪	(13)
第二节	
一张金卡,奖励铁腕手段;一句笑谈,揭示惊人内幕	(20)
第三节	
奇怪的恸哭,为的是痛彻心肺的失恋	(25)
第二章	
第四节	
豪门争斗在法庭上唇枪舌战,最后抖出惊人的隐私	(31)

第五节

“借尸还魂”的妙计是这样出笼的 (40)

第六节

电子邮箱里有一篇有关赌王的小说 (48)

第三章

第七节

惊世骇俗的婚姻背后有着诉之不清的故事 (54)

第八节

此案果然有着走私背景 (63)

第九节

香港黑社会制造的一起血案 (69)

第四章

第十节

世界上有些事,实在让人看不懂 (76)

第十一节

我有钱,你得听我的,否则,哼哼 (83)

第十二节

电子邮箱里有第二篇有关赌王初吻的爱情小说
..... (87)

第五章

第十三节

人的卑劣在于人太自私了 (93)

第十四节

恶性膨胀的贪婪,让人处在梦与醒的边界上 ... (102)

第十五节

险恶用心让法律也无奈不了他 (111)

第六章

第十六节

网络小说里的主人翁是否实有其人…………… (117)

第十七节

提审毒犯金达祥,查一查死者情感上有否死结
…………… (121)

第十八节

赌王王泉其人其事…………… (133)

第七章

第十九节

查访子平妈,获悉子平从纽约发来的电子信件,
说旅途顺利,一切均好…………… (146)

第二十节

500万元一张支票,是了结彼此恩怨的最后结果
…………… (159)

第二十一节

子平被毁容的真正原因…………… (165)

第八章

第二十二节

畸恋也有着耐人寻味的奥秘…………… (169)

第二十三节

一夜情里的无限痛苦和不经意的结晶体…………… (178)

第二十四节

情欲的咆哮让人变得可鄙可恨…………… (184)

第九章

第二十五节

爱之切切,让人走在梦与醒的边缘	(192)
第二十六节	
黄梅不落青梅落,白发人送黑发人,此乃是人 生一大悲剧	(199)
第二十七节	
豪华的摆设掩盖不了虚弱、苍白的灵魂,堕落从 这儿开始	(208)
第十章	
第二十八节	
曙光游动在眼前,但曙光下的黑影还这么多 ...	(215)
第二十九节	
侃侃而谈,指出案情的最后症结:激情杀人	(222)
后 记	(237)
朱玉琪主要作品	(240)

楔 子

一起可怕的车祸，车毁人亡，惨不忍睹。警方在勘探现场时，发现种种不可思议的物证：是意外车祸还是蓄意谋杀？

2000年4月22日清晨5时许。

在中国沿海大城市——镇海市，通往邻省市的高速公路上，淡淡的晨雾将公路、公路中间的隔离带、公路两侧的树林、农舍、田野……涂抹得蒙蒙胧胧，几只晨雀钻破晨雾在晨曦中飞翔、鸣叫，给整个苏醒的苍穹和大地一种欢快、和美的生机。

春风又绿江南岸。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突然，高速公路的尽头飞驰而来一辆小轿车。很快，小轿车驶近隔离带里盛开一大片迎春花的地段时，猛地发现有一辆高档小轿车发生了可怕的车祸，车身已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似乎由于车速过快，撞到了什么而翻滚了几下，以致车头被撞得瘪进去很多，变得古怪而狰狞，俨然是一头死神派遣而来的怪兽，此刻安静地蛰伏在那儿，毫不示

弱地展示自己的身姿，与旁边灼灼开放的迎春花，形成生与死、热烈与冷酷、青春与残忍、丑恶与美好的强烈对比。

任何一位驾驶员见到如此惨痛的一幕，都会胆战心惊。轿车司机意识到车祸发生在深夜某一时刻，或许是夜的最神秘时分，所以无人报警。他没有犹豫，拿出小巧玲珑的彩屏手机，拨通公安局的报警电话，指出车祸发生的地点以后，便驾着车朝前方急驰。

四周依旧寂静，不远处传来晨雀的嬉闹声。

那一片迎春花依旧笑对东风，毫不改颜地与前面一堆焦黑物体相对守望。可谓：

人间、地狱两重天。

一会儿，一辆蓝白色警车呼啸而来，嘎然停在出事点的不远处。警车里钻出三名警察：镇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事故处理处处长曾雄达和他的两名助手小张、小田。

曾雄达四十开外，消瘦细长，一双锐利的眼睛似乎始终处于怀疑和研究的神情。他走到事故地围住现场兜了一圈，脑子里第一印象，是车毁人亡。车是一辆价值 300 万元的奔驰 600 高级轿车，可见车主是有着相当经济实力的有产人士。从外观上看，车经过激烈碰撞，已经严重变形，碰撞以后又起火燃烧，烧得面目全非，焦炭一块。他和助手走近车身，从变了形的窗子往里打量，驾驶这辆车的驾驶员，被猛撞变形的方向盘卡死，从服饰上判断，是男性；副驾驶座没人，车的后座上有三人，两男一女，已死亡，也被烧得血肉模糊。

• 怎么会发生如此惨痛的车祸呢？

• 曾雄达纵目向出事点四周稍作巡视，立即发现，在出事地点右边不远处有一辆抛了锚的 10 吨载重量的大卡车，车

上装满了长长的、长出了货厢拖出在外的钢筋，很明显，货车由于大大超载造成故障而抛锚在公路一侧。

曾雄达走到货车旁进一步发现，货车司机室里窗玻璃摇严，里面没有人。货车后方两米处，该车司机设了路障，用几块石块摆成一字形，在石块一米处又设置一盏临时油气灯，从灯上可以断定，此灯是司机向公路附近村民借的，灯已灭，可能被出事轿车撞倒，煤油一地，灯滚在一边。

现场给警方呈现出的事实已经非常清晰，即载钢筋的大卡车发生故障被迫停靠在公路一侧，为了不发生意外，在没有排除故障之前，司机设置了两道警戒线：石块与灯。但是，出事轿车不知什么原因，没有看清这种应急的警戒线而从后面撞了上去。超重的货车被撞岿然不动，而小轿车却连连向左边斜刺翻滚着撞出，弹起并起火，终于在迎春花盛开的隔离栅前趴了下来烧了起来。同时，也可以断定，出事时间应在下半夜到凌晨之间，故而没有过路的车辆来报警，或者也可能有车开过视而不见。

这无疑是一起极严重的交通事故。

曾雄达挥挥手，让小张和小田拍照、画现场图和做好勘查记录。趁助手们来来回回忙碌时，曾处长走到奔驰 600 轿车后面，车的后盖不知怎的已经在翻滚时变了形，翘了起来。他伸手进去，轻易地拿出一只小坤包。坤包上钉有别致的黑色珠片，相当漂亮。小坤包好像没有被大火烧坏，曾雄达拉开拉链，里面没有什么贵重的银行存折、首饰、现金、证件等等，却有着两样东西：一样是一包白色粉末；另一样是几张拍得十分下流的男女交欢的照片。曾处长初步断定，白色粉末是毒品海洛因，淫乱照片是自己拍摄的东西，由于光

线不好,画面和角度都欠佳,但有着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这时,助手小张走过来,说:“老曾,我在车厢里发现一只女包,包里有一大叠烧坏的现金和一支针管。”

“再仔细搜查一下,看看死者有没有留下其他可以证明身份的证件?”曾雄达说。

“是。”小张递给曾处长死者的女包,烧坏的现金和针管,走了。

这时,天已经大亮,太阳的万道金辉已经从东方的地平线上游动,大有喷薄欲出的架式。

高速公路上的车流量开始增大,过往的车辆在出事地段故意放慢车速来观望几眼,但都被曾雄达他们威严地挥手,命令快速离去。

“有什么好看的?走!”助手小田火气很大地吆喝。

助手小张见车辆越来越多,赶紧从警车里拿出警戒绳索和警戒架,在出事点周围围出一大块禁地。车辆流水般从禁地旁边缓缓通过。车祸嘛,对司机们来说绝对没有幸灾乐祸的情绪,而有的是兔死狐悲的触目惊心。

曾雄达蹲在奔驰 600 车旁边,一面把玩着女坤包一面沉思着:这起车祸,奔驰 600 撞到了货车,问题是奔驰 600 司机应该看见设在货车前 3 米的那盏警示灯,如果那位司机没有喝醉的话。凭曾雄达丰富的勘查经验,他初步确认,死鬼司机不像一个酒气熏天的角色。当然到底有没有喝过酒,还需要去测定。如果司机是清醒的,那……他怎么会冲上去呢?疑问!其二是:一车子坐的是什么样的人?去哪里?干什么?从毒品与淫秽照片来看,这些人都不是中老年人,应该是年龄较轻的男女,而且比较富裕,说不准都是一些白

领,是去市外周边地区旅游逍遥。那么,车上的毒品和淫乱的照片,还会有着其他的故事?这男男女女中间的事,就难说了。

奇怪啊!

曾雄达刚进公安局时,当过一阵子刑警,所以头脑里有一根弦去深层次地思索,哪怕有时这种思索有些捕风捉影,他也无所谓。他说:“多想一点没坏处。”

太阳出来了,光芒万丈。在灿烂的阳光下,迎春花开得更加热烈,犹似一片彩霞;而那堆焦铁也越发显得令人恐惧、胆怯。

助手小田来请示处长:“要干的活我们全干完了。是不是招唤牵引车来将事故轿车拖走,并通知殡仪馆来将尸体拉走?”

“你到警车里通过电台,让我的老同学、刑队副队长成国平来一下。”

“你认为有问题?”小田心里有些吃惊:处长疑神疑鬼的毛病又犯了。

“让刑队同志来看一看,可以让大家都放心。”曾雄达不想多啰嗦,挥挥手让小田快去执行命令。

警察的行动一向风驰电掣。成国平得到电台的呼叫,立即从家里驾车直抵出事地点。

成国平与曾雄达既同岁又同校,两人是在警官大学的知心朋友。成队长一下车与老同学交换一下眼神,就充分意识到自己该做什么。他首先朝这辆面目全非的轿车仔细地围走一圈,然后朝车内审视一番,最后跟曾雄达低低地交谈起来。

成国平,1.77米的身高,长得黝黑结实,剃了一个板刷头,整个五官似乎继承了上几代典型的农民淳朴憨厚的形象,让人怎么看也总觉得他不像心目中刑警那种高大英武、充满正义和睿智的人物,而像郊区过着小康生活的中年村干部。他做什么都磨磨蹭蹭,特别在勘查时可以一蹲老半天,那种仔细那种耐心,实在胜人一筹。

他问曾雄达:“你不排除蓄意谋杀?”

“你来看一看,我就……”

“没有责任了?”成国平存心刺他一下。

“你呀,人看上去老实巴交的,可说话就是像一把尖刀,刺!”

“那你别老是缠着我,我忙。”

“忙也缠着你,缠死你!别说废话,怎么样?”

成队长心事重重地问:“除了小坤包里的毒品和淫乱照片,噢,还有破针筒和烧坏的现金外,别的没有了?”

“轿车前车牌被烧焦,后车牌还可以认清,是镇A58580。我们可以查清车的主人及地址。换句话说,死者之中的一位,肯定是车主。”

“有一定道理,当然也不能排斥车主借给死者之一的某人。不过,反正我们可以从牌照上查出车主。另外呢?”

“哎,你怎么老来问我?我问你!”曾雄达来火了。

“我?我注意到那女尸身边有半只烧焦的高跟鞋,可以认定这鞋非常名贵,也拣到她衣裙里一颗碎玻璃珠子,严格地说,是一粒在2克拉以上的钻石,也同样可以证明那女的很有钱。至于三名男性之间什么关系,我无法解释,不过从烧焦的衣料上分析,他们穿的衣服料子都是高档的。”

“你认为这起交通事故里面有无异常之处？”

“我怎么知道？”成国平故意逗他。

“那灯……”曾雄达没好气地指一指大货车不远处的煤油灯。

“问题就出在灯上。”成国平朝那盏灯走过去。曾雄达跟了上去。

灯，相当平常，在一般农村的小商店里都可以买到，圆的一个，上下都有铝底和铝钩，严格地说，是一盏油灯，用煤油可打气，用时光线很亮，农民用它可以应急，或者探照猪圈牛棚柴房。现在，灯被滚落一边，玻璃碎了，煤油泼溅一地。

两人久久地凝视着这盏起过警示作用的灯，都陷入沉思。

这时，小田领来一位中年司机，说：“曾处长、成队长，这位就是大卡车的司机，叫王保根。”

王保根一脸惊恐地望着两位领导，面色惨白，满头是汗。

曾雄达横了他一眼，说：“紧张个啥？慢慢说。你这车怎么会爆胎抛锚的？”

“这还用说吗？”王保根艰难地回答，“为了少拉几回，就超载了。超得太多，就爆胎了。爆胎以后，正巧黄昏，我向那边农民借来那盏油灯作为警示灯以后，就打电话回厂里。我们是第三钢铁厂的，要厂里快来处置这一事故。厂领导要我留在此地看着车和货……。”

“刚才你人呢？”曾雄达问。

“被借给我灯的农民邀去吃饭，喝了点酒……。”

“结果醉了，就留宿在那儿？”

“对。可我安置了这石头。”

“石头晚上看不清。”

“可这灯，风是吹不灭它的。”

“哼……”曾雄达无话可说。他停顿了一下，对王保根说，“超载，违反了交通规则，要处理。爆胎，你也马上让你们厂的人来搞好。超载的货要卸下来，知道不？”

“是！是！警察同志，对车祸我有没有责任？”王保根最关心的就是这一点。

曾雄达朝助手小田望了一眼，小田掂了掂手上王保根的那本驾驶执照。曾雄达会意了，对王保根说：“回去等候我们的处理。执照暂留我处。”

“好！好！”王保根点头如鸡啄米。

曾雄达拉成国平于一旁，问：“可以处理事故现场了？”

“哎，你是交警，你问我干吗？”成国平笑骂一句。

“你来了这现场总得有个说法呀！”

“打扫现场吧！应做的都做到位。现场照片和勘查记录都给我留一份。”成国平转身朝自己开来的警车走去。

“哎，你怎么走啦？我白要你来一趟！”曾雄达追上去，问。

“我……”成国平狡黠地说，“你逼死我啊？”

“那好！”曾雄达心领神会地拍了老同学一下肩胛，“我们随时联系。”

成国平带着他从现场拣到的半个女鞋和一粒2克拉钻石，驾车走了。

这时曾雄达的脑子里只有一连串的问号。